

索文 / 著

我的 浏阳兄弟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我的 刘阳 兄弟

索文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浏阳兄弟 / 索文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133-2823-4

I. ①我… II. ①索…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2752号

我的浏阳兄弟

索文 著

责任编辑: 汪欣

特约编辑: 王萌

责任印制: 李珊珊

装帧设计: 冷暖儿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张: 9.75

字数: 228千字

版次: 2017年9月第一版 2017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2823-4

定价: 39.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1	祖屋里的金银能动了
11	永别了，憋着劲儿想活出样子的兄弟
23	日子长呢，要好好过
33	碎掉的建房梦
43	车坐得多了，我打到三个故事
55	大宅里，住着那个疼我的人
63	开敞的天空
75	再混下去会死的
85	做好事是没人领情的
95	在赌场上，有“见好就收”吗？
107	我的懵懂运，怎么一直没走完
121	被误诊为精神病的孩子
137	武痴与局外人
155	在赠予用尽前，过好自己的生活
163	释放自我式抗癌
179	温汤镇纪事
189	红酒杯里的三个故事
203	“恶娘”萍婶
221	这不是夜宵，是一个寡妇的执念
229	被《金瓶梅》或其他什么突然改变的人生
241	老人家，你怎么睡在政府大厅
249	人间有味：苍蝇小馆里的三餐故事
261	人间有味：兄弟三味
277	人间有味：吃货的人生况味
285	又见枫叶红

祖屋里的金银能动了 ——

1989年，小学快毕业了。有一天放学回家，我看到一位陌生妇人。她穿着月白底色的碎花小衬衫，留着齐肩短发，大大的眼睛，小小的唇，覆额的刘海衬得小巧的脸庞秀气精致。

母亲正热络地和她聊天，母亲在说，她在听，额头略倾，嘴角抿起，带着浅浅的笑。

看到我，母亲忙不迭地招呼我过去。

“这是曾老师，快叫人。”母亲拉着我，急急地催促。

我望着这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美人儿，有些局促不安。

“老师暑假给你补课，”母亲推了推我，“是一中的老师呢。”

一中，是浏阳城里最好的中学。原本是座孔庙，保留原址，扩建成浏阳一中。飞表哥升上初中，就在那里读书，不久前带我去玩过，红砖大瓦，参天古树，我们还去看了孔庙，破败不堪，正殿门前有浮雕，上面雕着龙。

曾老师并没有在意我的失礼，她向我伸手，把我拉了过去，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对母亲说：“其实我不赞成补课的，只要成绩跟得上，暑假就让他玩好了。”

因为这句话，我对她的好感又增添了几分。

母亲显然不这么想，急急地说着好多理由和她的隐忧。

妇人一抿嘴，嘻嘻地笑了，她扶着我的手臂，将我扳向她，冲我眨了眨眼，“背首唐诗给我听吧。”

我望着她，脑袋里一片空白，以前可以拿来炫耀的长诗，都不知所踪，想了老半天，才磕磕巴巴地背出一首。

别路云初起，
离亭叶正飞。
所嗟人异雁，
不使一行归。

老师的表情有些愣怔，少顷，她愉快地笑了，拉着我的手说：“如果有兴趣，我们就一起看看书吧。”

不久，放暑假了，每隔一天，我都会去严家冲的曾老师家。

严家冲在西湖山下，从家里走过去，需要半个小时，从东到西，横跨小城。

有时候我沿着大街走，经过商业大厦、电影院，电影院旁边有气枪摊子，一把气枪用木架固定，不远处立着一块一人高的白布，上边缀满气球，一毛钱五枪，打中三个球有奖。有人玩儿，我就站着看一会儿，多半是打不中的。电影院对面，是卖辣干子（一种辣味很重的豆制品）的老店，一缝小小的门面，从门口向里一张长条桌，摆着一溜的大玻璃瓶，装着各种辣干子，辣油浸着，红璨璨地勾人胃口。电影院的另一侧，有一个电子游戏厅，不到十台机器，挤满了小孩，那个店的老板是个年轻人，留着三七分的头发，喜欢讹小孩子的钱，总不及时找零，说：“你先玩儿，等下给你送来。”玩儿完了也不见来，再去问他要，他会装出一副很吃惊的表情，“我找了啦！不是给你了噢？”再多说两句，就开始耍无赖，随手往里一指，“我找了钱，你去问他要。”被讹了一次后，我再没有进去过。

有时候我会走到河边去，沿着河堤走，堤前停着一溜渔船，岸边的菜地一畦挨着一畦，顺着河岸延伸开去，空气中弥漫着水肥的味道。

两条路线最终都能到西湖山脚。我开始爬山，沿着沙石路，在一

片又一片的茶林中穿过，路面坡度不大，走得悠闲，茶耳朵已经长残了，蜘蛛在灌木上结出像字符一样的网，林间的鸟语伴着远处的钟声，很安静。爬到包公庙，不进庙，绕着庙墙走到庙的侧后方，山壁下有一处泉水，简易的塑胶管子从上方垂下，头上装着一个水喉。我随身带着一个空的小塑料鼓子（指塑料壶），装得下五斤泉水。

提着泉水，从山的侧面走下来，走到山脚的严家冲，就到了曾老师家。她家是一座新建的二层小楼，建在公路边一处凹进去的山坳里，闹中取静，围墙围起来的小小院落，种着几株芙蓉花。

“多看，多写。这些书，你们都可以看的。”在老师的小书房里，她这样告诉我和另一个孩子，“上了初中自然会学的，现在不教。你们该多看书，看别人怎么写，怎么样把合适的词，用在合适的地方，表达出你想表达的意思来。”曾老师轻轻地揉着头。她常常是这样疲惫的样子。

她的小书房里有一壁柜的书，塞满了，装不下，桌上、地上摆了许多，有童话、小说、历史，还有杂志，多数时间，我们都在静静地看书，偶尔我们会讨论一下书里的情节，主人公为什么会那样？

“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很大，譬如有一家，祖祖辈辈都爱书，他们的孩子自然会受到影响，这是小环境，”曾老师说，“大环境，譬如社会，如果处在动荡的年代，打仗了，或者闹了灾荒，人们流离失所，没有家、没有工作，吃不饱、穿不暖，就会有斗争的心情，想要反抗，这样的人多了，就会有革命。”

“旧社会就是这样的吗？”我问。

曾老师愣了一下，望着我，抿着嘴笑了笑，说：“是啊。”

老师每周布置写一篇作文，她出一个题目，内容随便我们写。“想象力很宝贵的，把它写出来，多棒啊，”曾老师扬起手臂，苍白的脸上

泛起一丝红晕，“其实连题目我都不想给，可考试都会这样啊。”

另一个小孩姓黄，家住指背冲，浓眉大眼的，与我同岁。第一次见面，他问我：“你知道毛主席的生日是哪一天吗？”我老实地回答，“不知道。”他昂着头，很得意地告诉我：“12月26号。”又用指头点点我的胸，表情很严肃，“记得啊！”

可每次批点作文，曾老师总是说他：“写作文，语气不用这么革命，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写起，尽量平和些。”

老师对作文的点评，褒奖多于批评，一个用对了的词，她会在旁边画上红圈，她觉得写得好的地方，会很开心地跟我们讲，告诉我们为什么那里那样写会很好，她说：“不要在作文里写意义，意义是要放在心里的，你可以表达你的情绪和想法，但是不用教别人去发现。”

曾老师有很严重的贫血，这大概是她总显得疲惫的缘由，在我的印象里，她总是坐着，拿着一本书，十分慵懒。她家的中餐总有一碗猪肝汤，她的饭量总是很小。

曾老师的丈夫在县供销社办公室上班，每天写材料。瘦高瘦高的，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嗓门儿很大。见到我们，总是笑眯眯的。他们家还有一位阿姨，花白头发，整天做不完的事情，做的饭菜很好吃。

夏天快要结束时，一天晚上，曾老师两口子到了我们家。她像个小姑娘似的，被丈夫牵着，走进门来，还带来了一提时令水果。

母亲忙不迭地说：“颠倒了，这弄颠倒了。”

那一晚，曾老师两口子 and 母亲在灯下坐着，东一句、西一句地聊天，老师有些不安，几次欲言又止，过了许久，母亲才察觉，问：“您是有什么事吗？”

我按母亲吩咐去父亲办公室将他拖回家时，母亲切好了西瓜，三人正围坐着吃。父亲站在小小的客厅里，皱着眉头，望着众人。

曾老师没有说话，矜持地坐着，她丈夫讪笑地站了起来，母亲忙不迭地给他们做介绍。

父亲脸上堆起了笑容，大人们又是好一通寒暄，我感觉有些无趣，走出屋去，穿过走廊，走到院子里。机关大院里的桂花开了，似有似无的香气在空气中氤氲。楼前的路灯昏黄，灯晕里有很多小虫在飞，路灯旁有一棵玉兰树，很老了，树干笔直，枝叶葳蕤，我坐在玉兰树的阴影里，百无聊赖。前方是一片果园，种着橘子树，在没有月光的夜里，那些树木像黑暗中的伏兵，仿佛随时要起身扑向夜行的路人。再往前，是大片大片的夹竹桃，傍着红砖的小楼茂盛地生长，黑暗中，有昆虫的鸣叫，此起彼伏。

我在树影下坐了很久，直到走道里传来脚步声。

父亲、母亲陪着曾老师夫妇出来的，老师看到我，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笑眯眯地说：“我要走啦，明天不上课啊。”

父亲带着二人离开的。

我问母亲：“他们这是要去哪啊？”

母亲笑眯眯地说：“你爸带他们去找领导。”

“什么事情啊？”我问。

母亲拉我进屋，关上门，很神秘的样子，“北正街的粮店你知道吗？”

我点了点头。

“那里是曾家老屋，你老师家的祖业。曾老师房契、地契都有呢，后来才收归国家做了粮店的。”母亲轻声地说。

“那她是想把房子要回来吗？”

“她没说，我也不知道呢。”母亲蹙着眉头。

“那她是要干什么？”

“房子不要了，房子里面的东西要啊。”母亲笑咪咪地摸了摸我的脸，“粮店这几天要拆了，老师着急了，她们家在里面藏着东西呢。”

“是宝藏吗？”

“是啊！”

第二天的晚上，父亲回家，很兴奋，和母亲在饭桌上聊开了。

母亲问：“找着没？”

“找着了，就在东厢，内墙，一锤子下去，银子水一样流出来。还有金条呢。”

“好啊，”母亲抚着胸，长吁了口气，“该她得的。”

“书记说，要优先国家收购呢，也得几十万吧。”父亲摸着头核计。

“这么多，”母亲惊讶地张大嘴，“几辈子花得完？”

“西厢还有一处呢，也是她家祖上留的，拆的时候才发现，被哄抢了。”

“老天爷，”母亲有些气愤，“抢的要抓起来吧。”

“怎么抓？”父亲笑了，“工人、围观的几百人呢，你抓谁？”

“可惜了一份祖业。”母亲惋惜地说。

他们的那些话，我没有全懂，只晓得老师祖上留了宝藏，一些她保住了，一些让人抢了。

后来的某一天，一次补习完，曾老师和我一起回的家，她拉着我，走过天马大桥，踩着河堤，在满眼青绿中缓步走着。她又穿上了那件碎花小衫，下面是墨色长裙，河风吹来，将她的头发刺刺地吹向脑后，一股香气迎面吹来。

到了家，母亲请她喝茶，留她吃饭，她笑吟吟地答应，待母亲去厨房准备菜肴，她端起茶杯，轻轻地嘬了一口，抬头看着我，有些犹豫，终于招手让我过去。她从坤包里拿出一个小布包，轻轻放在桌上，

摸着我的头，“跟你妈妈说，我有事要先回去，这是送给她的一点儿心意。”然后，她站起身，走了出去。

我从桌上摸起那个长方形的小布包，死沉死沉，像包着一坨铁。我不敢打开，拿进厨房去给母亲，母亲变了脸色，关了灶火，拖着我就追出门去。母亲急急地跑，拽得我上气不接下气，一直撵到天马大桥，母亲撑着膝盖喘着气，做饭的围兜没有解，还系在身上。

“老师走路很慢的，可能没走这边。”我对母亲说。

“那我们等等，”母亲抹着汗，目光在人群里寻找着，“不行就到她家去。”

她解下围兜，摊在地上，我们在桥边坐下，母亲还没喘匀，眼睛盯着大街口，我开始害怕起来。

过桥的车不多，行人熙熙攘攘，自行车按着铃丁零零地驰过，这里靠近汽车西站，小贩很多，卖盒饭的、卖冰棒的、卖糖水的，挑担子卖甜酒的，打眼前路过，可我没有心思央告母亲买来吃，我就像一个共犯，垂头丧气地等着我的老师。

过了许久，母亲忽然站起来，向前方冲去，我起身跟着她跑，她看见曾老师了，飞奔过去，拦住了她，在曾老师的推辞下死活把小布包还了回去。母亲的嘴角在抖，我知道她很生气，但是忍住了，只是反复地对老师说：“不要这样，老张会生气的。”

曾老师终于没有再坚持，她将小布包丢进她的小坤包里，定定地看了看母亲，忽然向母亲鞠了个躬，然后转身走开了。母亲舒了口气，拉着我往回走，她的心情又好了，遇见卖冰棍的，叫住了，居然买了两根奶油的。走出一段路，我忍不住回头看，夕阳下，晚霞像火一样沿着远处的西湖山铺展，那个小巧的美妙的身影，披着霞光，慢慢地融进了人群中。

永别了，憋着劲儿想活出样子的兄弟——

二十多年前，在我的拜师宴上，我第一次见到小朱。

高中的某个暑假，父亲请了一位师父，教我练武。师父姓王，个子不高，精壮，眼睛十分有神。初次见面，他瞥了瞥我，对父亲轻轻地摇头：“十多岁了，骨架子差不多长成了，不好教。”

“只要强身，不求出众，”父亲解释着，“他从小体质不好，跟您学学，能健康点儿，不常常生病就好。”

“其实他以前也学过，还是有一点儿根基的。”父亲说。

父亲在城里的酒楼摆酒拜师，小朱是被师父带来赴宴的几个徒弟之一。

拜师有仪式，在那个并不宽敞的包间里，这个仪式被简化了，大家把椅子搬开，腾出一小片空间，师父居中坐着，我向他磕头，敬茶，奉红包。

行礼的间隙，师父的身后，有一个少年已经悄悄上了桌，他盛了一大碗米饭，就着面前的一碟凉拌木耳，吃开了。众人入席时，他开始盛第二碗饭。

“这是小朱，比你早两年入门，是你师兄。”饭桌上，师父向我介绍那个少年，他仍在扒着饭，冲我眨了眨眼，嘴里鼓鼓囊囊，费力地笑。

小朱个儿不高，精瘦，一头自来卷，鹰钩鼻，圆溜溜的眼睛睃来睃去的，很精明的样子。